

第一章 穿越成後娘

最近五柳村出了一件新鮮事，李家大郎的訃告傳來，李家老太太怕他地下寂寞，趕著給他娶了一個馬上就要嚥氣的姑娘做冥婚，誰知道這媳婦一進家門就活了過來。

該活著的死了，該死的活了，這可不是一件天大的笑話嗎！

「出去采點野菜回來，這麼大的人了，一點機靈勁都沒有。」張氏推搡著把傅折桂推出了家門，然後「砰」的一下關上了門。

一看到傅折桂她就心裡發堵，如今傅折桂終於能下炕了，她迫不及待的催人家去幹活。

傅折桂心中惱怒，這時節野菜才剛剛冒芽，怎麼采？大鍋裡的粥已經開始冒熱氣，張氏這個時候把她往外推，分明是不想給她吃早飯。

為了一碗粥就這麼折騰她！看她不順眼，直說就好了，用這些手段……

傅折桂站在門外，被風一吹，打了個激靈。

二月的天氣春寒料峭，冰冷的風吹到人的臉上、身上，能把人的骨頭都吹透。這個時節大地還沒完全開化，農人們大都窩在家裡的熱炕頭上享受著這最後的悠閒，所以路上一個人也沒有。

傅折桂縮著頭，用嘴對著手呵氣，一邊走一邊尋思著到哪裡能弄點吃的。

「妹妹，妳能下炕了？！」一個驚喜的男聲響起。

傅折桂抬頭一看，腦中立刻出現了這男人的一切資訊，脫口道：「大哥，你怎麼來了？」

傅登科穿著一件漿洗得很乾淨的青布長衫，一手拎著一隻雞，另一手拎著一隻鴨，樣子有點好笑。

「我來三次了，前兩次妳婆婆說妳正在養病，不宜見人，所以一直沒見到妳，這次可巧了，正好遇見妳。」傅登科道。

不宜見人？傅折桂氣得直磨牙，不過轉念一想又釋然了。

她已經不是原來的傅折桂，見到又能怎麼樣？

見傅折桂臉色不好，傅登科也猜到了一些她的處境，未語先歎了一口氣，「早知道妳還能救，爹根本就不會把妳嫁過來。」

傅折桂淡笑不語，誰知道原來的傅折桂確實已經死了，她不過是頂著別人殼子的一個現代人而已。

穿越，沒想到她這個病死的人也能趕時髦玩上一把。

現代的父母一直惋惜她年華太短，有了這個重活的機會，她無比感恩，也對自己的未來充滿希望。

傅折桂臉上的淡笑到了傅登科眼中，自然成了為了安慰他而勉強擠出來的笑容，他心裡不好受，趕緊轉換話題，「這隻雞還有這隻鴨子都是娘特意準備的，一會兒妳拿回去燉了補身體。」

傅折桂心裡暖暖的，但想到家裡跟李家的情形，她立刻拒絕了，「哥，你還是拿回去吧，家裡的情況我知道，哪有錢買雞跟鴨子。」見傅登科還要說什麼，她又

道：「哥，你聽我說，這雞跟鴨子我就算拿回去也吃不到，別白白便宜了別人。」傅登科想到什麼，急道：「那上次我拿來的雞跟紅糖妳吃到沒有？」連雞毛都沒有啊，傅折桂搖了搖頭。

「簡直豈有此理，欺人太甚，欺人太甚！」傅登科是讀書人，憤怒到極點也就這麼兩句。

「行了，人在屋簷下，哪能不低頭。哥，你帶什麼吃的了沒有？」傅折桂這些天吃到最好的東西就是稀粥，早就餓得前胸貼後背了。

「有，娘給我準備了餅子。」傅登科拿出兩塊還帶著體溫的高粱餅子，這餅子是他中午的午飯，傅折桂吃了，他中午就要餓著。

傅折桂也知道這點，猶豫了一下，還是接過餅子小口啃了起來。她太餓了，不吃點東西根本挺不住。

「要不我讓爹把妳接回來吧。」傅登科看著小貓一樣的妹妹，眼底直發酸。

「爹？」傅折桂冷了臉。在傅老秀才眼裡，只有傅登科考科舉才是大事，其他的他會關心才怪。

說起來，傅老秀才也是一個傳奇一樣的人物，考了一輩子科舉，落榜了一輩子，整個景朝像他這樣執著的人應該不多。

按照他的做法，他應該孤獨一生才對，是傅老太太說他應該生個兒子，兒子生孫子，然後兒子、孫子都參加科考，子子孫孫無窮盡，總有一個會考上的，傅老秀才才在三十多歲的年紀娶妻生子，這在這個年代簡直是不可想像的。

結了婚以後，傅老秀才仍然沒有放棄科考，每次都去，每次都不中，直到前些年身體不行了，傅登科又中了秀才，他才將希望轉到傅登科身上，不然估計他能考到老死，或者死在去科考的道路上。

登科、折桂，看他們兩兄妹的名字就知道傅老秀才對科考的執念有多大了。

至於嗎？既然考不上，就不能走點別的路？傅折桂是看不上傅老秀才這種做法的，但她不是這個時代的人，似乎沒什麼資格批評他的做法。

但傅老秀才的做法害了一家人倒是真的，他每次科考都去，回來都會大病一場，平時又不事生產，家裡全靠他的妻子周氏給人做針線賺一點錢，那點家底早就敗光了，全家人過得苦不堪言。

「四月間就要春試了吧，你的路費準備好了沒？」原主就是為了給傅登科湊路費，夜以繼日的在冰冷的河裡洗衣服才會病死的，她在死前還放不下這件事，傅折桂想忽視都難。

「沒有，我不想去參加了，同窗給我介紹了一個私塾的生計，我去賺點銀子養家也好。」傅登科似乎早有打算。

傅折桂眼前一亮，她覺得這個辦法挺好的，家裡情況不允許，傅登科要是有心，可以一邊賺錢，一邊繼續讀書，待下一屆科考，有了錢，學問又精進了，也許考上的機會更大一點。

現在讓他去，他頂著這麼大的壓力，能發揮得好才怪。

雖然想得很好，現實卻是——

「爹能同意？要是他知道你不去科考，不被馬上氣死才怪。」

傅老秀才的身體可說是糟糕透了，就剩那麼一口氣，或者說是有一股執念頂著，要是傅登科不去科考，他那一口氣斷了，神仙都難救。

「那就騙爹說我去過了，只是沒考中。」傅登科似乎真的想過這件事，脫口而出。

「爹參加過多少次科考了？他對貢院比對咱們家都熟悉，到時他一問你，你不就露了餡？」傅折桂不贊同的道。

傅登科沒轍了。

「還差多少？」

「什麼？」傅登科反應了一下才明白過來傅折桂問的是錢，「妳也知道家裡的情況，到處都借遍了才借到五兩銀子，其中四兩還是我從同窗那裡借來的。想要上京考試，省吃儉用也要三十兩銀子，現在還差、還差……」傅登科的背彎了下來。錢是人的脊梁骨，一文錢難倒英雄漢，這句話一點都不假。

「還差二十五兩。」傅折桂有點後悔管傅登科的事情了，二十五兩在這個平常只花銅錢、很少見到銀子的地方，可真是一筆大數目。

後悔也晚了，人活著總會遇到些難事，傅折桂向來是不怕的，況且她覺得這件事要是她不幫忙，死去的傅折桂肯定不會放過她。

想了一下，她有了計較，「你什麼時候啟程？」

「最遲一個月後，不然就趕不上春試了。」

「好，那咱們就想想辦法。」

「妹妹……」傅登科又是感激又是愧疚。

「我也沒說一定能籌到錢，只是盡人事，聽天命。」傅折桂還真怕他這樣，趕緊打預防針。

「我知道。」傅登科是一個明白事理的人。

「那就這樣，我們分頭行動。你不是說有一個私塾想請你當先生？你去試試跟人家商量一下，看能不能先預支一點工錢。如果你沒考上，就回來在那家私塾當先生；如果考上了，你就加倍償還這筆錢，想來人家應該是願意的。」

事實如此，如果傅登科考上了，私塾能攀上一個舉人老爺，就算他考不上，私塾也沒什麼損失，傅折桂想得很清楚。

「對啊，我怎麼沒想到。」傅登科喜道。

「我也會想辦法幫你湊一下試試的，一個月後你再來找我吧。」傅折桂將手裡最後一點餅子塞到嘴裡，將剩下的那個還給傅登科，笑道：「就這麼決定了。」

「啊，妹妹，這……」傅登科還想說什麼，傅折桂卻遠遠的跑開了。

看著妹妹單薄的背影，他險些握不住手中的雞鴨。

在外面轉了一圈，估摸著家裡已經吃完飯了，傅折桂這才提著籃子回李家。

李家以前在五柳村也算是殷實的人家，正房四間，偏房、耳房各兩間，院落寬敞，一看就是過好日子的人家。

說是以前，這個以前可沒過多久，也就是一年半以前李老爺子在世的時候。李老爺子一過世，傅折桂的丈夫李大郎又當兵多年未歸，李家這日子是一日不如一日。

想起李大郎，傅折桂的嘴角抿緊。

半個月前衙門給李家傳來了訃告，說李大郎戰死沙場。張氏心疼兒子，怕兒子到地下沒人陪，這才花了一兩銀子迎娶馬上就要嚥氣的傅折桂過門，想弄個冥婚，誰想到花轎才進李家的門，原來的傅折桂就死了，現代的楚玲就來到了這個世界，憑著堅韌的求生意志，又喝了幾天的草藥，竟然真的活了下來。

這可出乎李家人的預料，娶個死人，埋了就算了，現在弄來個活人，可怎麼辦？為了這個，李家人看傅折桂怎麼看怎麼不順眼。

傅折桂剛進門，一盆熱水就潑到身前，其中幾點還濺到了她的裙邊、腳上。

張氏一手端著盆，一手扞著腰，陰陽怪氣的道：「妳哥哥到了門邊，怎麼不進來？不是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吧？」

說話這麼難聽，估計是看到傅登科沒把雞鴨拿進來，在借題發揮呢。

傅折桂登時就怒了，「見不得人的事？娘指的是什麼，雞還是紅糖？」

果然，張氏做賊心虛，怒道：「什麼雞、紅糖？還不都給妳換藥吃了，光這些還不夠呢！也就是我們李家心善，還給妳搭錢買藥吃，但凡換了一戶人家，早把妳釘死在棺材裡了。」

「你們心善？」傅折桂冷笑一聲，「要不是在場的人多，你們怕惹了眾怒，攤上官司，還不知道會怎麼樣呢。藥錢？我手上的鐮子呢？還不夠吃幾副草藥嗎？」傅折桂心中也有火，今天終於爆發了出來。

張氏啞口無言。

這時候從偏房中走出一個婦人，婦人身上的衣服皺巴巴的，手裡拿著一把瓜子，一邊嗑著，一邊往旁邊吐瓜子皮，「大嫂，妳這麼說就不對了，藥拿回來能直接吃嗎？還不是我們替妳熬的。還有，我們每天伺候妳吃喝……」這婦人是李二郎的媳婦田氏，又懶又饞，是個混不吝的主。

「對。」張氏來了精神。

「熬藥也要錢，我還是第一次聽說。你們算計得這麼清楚，算什麼一家人？我看咱們不如趕緊分家。」傅折桂眼珠一轉，冒出一個主意。

分了家她可就完全自由了，憑她的努力，她就不信不能在這裡立足。

「分家？」田氏心中一喜，家裡一天不如一天，李大郎死了，家裡還剩下一個四歲的孩子，再加上這傅氏，都是累贅。李三郎眼看著要娶媳婦，更是花錢的祖宗，要是能分家……

「想也別想，只要我在一天，就不能分家。」張氏跳腳道。

「娘，我看這件事挺——」田氏還想爭取。

「住口，再說我就讓二郎休了妳。妳這婆娘也忒懶，屁股眼裡都能生蛆，有空把妳身上的衣服洗洗，就這麼出門，妳也不嫌丟人。」張氏指著田氏罵道。

「怎麼又說到我頭上了？我不說了還不行嗎。」田氏悻悻的回了屋。

「妳還站著幹什麼？小虎子一會兒醒了要吃飯呢，妳是要餓著我孫子嗎！」張氏又把矛頭對準傅折桂。

計畫失敗，傅折桂也不失望，起碼有個好的開頭不是？

她露出一個笑容，往房裡走去。

傅折桂的相貌繼承了傅老秀才的所有優點，鵝蛋臉、杏核眼，不笑的時候都似有三分笑意，笑起來更是令人挪不開眼。

「小浪蹄子，一看就是個守不住的。」張氏朝著傅折桂的背影啐了一口，滿臉惱怒。

她這麼擔心不是沒有原因的。其實傅折桂並不是李大郎娶的第一個女人，在李大郎離家當兵的前一夜，家裡給他娶了一個媳婦王氏。王氏的肚皮也爭氣，那麼一晚竟然就懷上了身孕。

十月懷胎，王氏生下了一個大胖小子，這是李家的第一個孫子，李家上下對他們母子視若珍寶。

要是日子可以這樣過下去，似乎也不錯，等李大郎回來就一切都圓滿了，可是壞就壞在當初說只去兩年的李大郎一去不復返，更有消息傳出說李大郎早就已經死了。

李家人自然是不信的，可是王氏卻漸漸信了。

才成婚一天，她都沒看清李大郎的長相就開始守寡，這要守到什麼時候去？

某一天她進縣城賣花以後，就再也沒回來。

李家人自然很急，到處打聽王氏的下落，但一直沒有消息，直到半個月後，王氏的娘家那裡才流出來一點消息，說王氏被一個過路的客商看中，帶走當妾室了。媳婦跟人跑了，這在五柳村可是一個大笑話。李老爺子正直了一輩子，沒想到老了家裡卻出了這麼大的醜事，自然要去找王家理論。

誰知王家反倒把他們打出來，說李家騙他們的女兒守寡，還說沒有那個本事就不要娶他們家的女兒，有本事把李大郎找回來。

李老爺子本來就擔心李大郎的事，氣性又大，回家就生了一場大病，半年以後叫著李大郎的名字撒手人寰。

可以說，王氏是間接害死李老爺子的兇手，張氏自然不會再認她做媳婦，這才有了半個月前李大郎訃告傳來，張氏為他再娶傅折桂的事情。

也因此張氏最恨的就是媳婦不守婦道，從傅折桂活過來開始，張氏就一直擔心她跟王氏一樣守不住寡，敗了李家的名聲，怎麼看她怎麼不順眼，恨不得她病死了才好。

可惜傅折桂活得很好，以後沒準還會更好。

炕上，李大郎的兒子小虎子似乎被外面的說話聲驚醒了，揉了揉眼睛坐了起來。四歲的孩子白胖白胖的，過了愛哭鬧的年紀，正是最可愛的時候。

尤其是小虎子這個娃娃，睫毛長得特別長，眼睛亮得如沾了水的寶石，傅折桂第一眼看到他就毫不客氣的把他當做了自己的……

自己的兒子？名分上是這樣的，但其實他只比原主小十三歲，當她的弟弟還差不多。

「乖，叫娘。」傅折桂抓著小虎子的胳膊，把他拉了起來，逗他玩。

小虎子看清了是傅折桂，似乎有些糾結，小臉皺得像包子上頭的褶子，更顯可愛。

傅折桂的心都快化了，「怎麼不叫娘啊？我們不是說好了？」她捏了捏小虎子的臉。

小虎子為難的道：「奶奶不讓我叫妳娘，說妳是……」他用手指戳著嘴巴，似乎想不起張氏的原話了。

傅折桂的火氣嗖的一下又冒起來了，好，真好！她這裡巴巴的想給人當後娘，想好好照顧小虎子，那邊就給她拆台呢！

看來那個老太太真是一點也沒把她當自家人的意思，那她還待在這裡做什麼？早點要一紙休書，到別處逍遙好了。

小孩子對大人的心情變化十分敏感，小虎子一下抓住了傅折桂的手，軟軟的道：「娘，妳不要走，別人都有娘，小虎子也要娘。」說著，他一副馬上就要哭出來的樣子。

傅折桂的心軟了一下，王氏跟人私奔，小虎子為了這個沒少受別人白眼或者奚落，光她養病這些日子就看見他為此哭了好幾次，也不出去跟別的小孩玩，性格孤僻，她還真怕他會出什麼問題。

小虎子還是挺聰明的，立刻抱住了傅折桂，「奶奶是壞人，小虎子不要她了，要娘。」

要是張氏聽見這話，估計能把鼻子氣歪。她捧在手上怕摔了、含在嘴裡怕化了的李家大孫子啊，竟然這麼簡單就把她拋棄了。

可真是這麼簡單嗎？前幾次小虎子哭著回家，張氏立刻出去找人理論，根本不安慰小虎子，是傅折桂的關心讓他感到了溫暖。

而且小虎子最想要的始終都是娘，心病也是娘，張氏對他再好也無法滿足他的要求。

傅折桂滿足他對他娘的一切期望，又溫柔，對他又好，自然很快就贏得了他的心。要是傅折桂是那種愛挑事的人，她大可以藉機教小虎子一些話把張氏氣死，把李家攪得雞犬不寧，不過她當然不是，她根本不願意利用小虎子。

傅折桂把小虎子抱下地，給他打水洗臉，囑咐他道：「以後不准說這種話，你奶奶那麼疼你，你這麼說不是要氣死她嗎？她對我不好，我才對她不好，但你不可以。以後再這麼說我就不理你了，記住沒有？」

小虎子囫圇道：「記住了。」緊接著，他又補了一句，「那娘是不是就不離開我了？」

「是啊。」傅折桂揉了揉小虎子的頭。

小虎子這才開心起來。

李家果然沒給傅折桂留下半點早飯，鍋裡只有給小虎子溫著的一小碗米飯。

米飯取出來，上面蓋上厚厚一層奶油一樣的豬油，就是小虎子的早飯。

這東西在吃不起肉跟白米飯的農村可說是皇帝一般的待遇，可是在傅折桂看來，一個四歲的小孩子天天給他吃豬油拌飯，不講究營養搭配，她覺得小虎子能健康的長到現在，還長得這麼水靈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

長期這樣肯定會毀了小虎子，小孩子嘛，可不能挑食。

傅折桂不想讓小虎子吃這個，可外面的張氏看似在挑豆子，其實一直看著這邊，就怕傅折桂偷吃她孫子的早飯，因此傅折桂也只能先委屈一下小虎子。

小虎子胃口不是一般的好，也不挑吃的是什麼，香甜的吃了起來，一看就是個省心的孩子，傅折桂越發喜歡他。

待小虎子吃完飯，太陽已經升了起來，暖暖的眼光照得人渾身舒服，傅折桂一邊曬著陽光，一邊逗小虎子玩，又想起了賺錢的事。

傅登科要錢，她身上一文錢也沒有，看張氏那副吝嗇的樣子，要借錢根本行不通，她必須自己賺錢才可以。

有了錢才能給小虎子改善伙食，才能安身立命、更好的生活下去，這是她的當務之急。

可是怎麼賺錢呢？她所處的這個地方是文王縣外的一個小村子，村前有河，不過河裡的魚小得連最細密的漁網都撈不起來，村後沒有樹也沒有山，村子倒是有幾個。

她根本沒有賺錢的途徑，這大概就是住在人口密集之地的不便。

難道要像以前的傅折桂一樣洗衣服？

文王縣算是一個挺繁華的縣，縣裡有很多大戶人家，大戶人家的衣服自然不會自己洗，傅折桂就是專門給大戶人家洗衣服的。

當然，那些老爺、小姐的衣服不會給她們洗，就連丫鬟的衣服都少，她們洗的大多數都是奴僕跟婆子的衣服，全是灰暗色調、很難清洗的衣服，尤其冬天全是大棉襖、大棉褲，河裡的水還夾雜著浮冰，她們這些漿洗衣服的人就這麼生生把手在冰裡泡著，不長瘡才怪。

就算是這樣，這活計也還是很多人搶呢！這年頭賺錢不容易，分派活的鄭婆子是看傅折桂可憐，洗得乾淨，幹活又不惜力，這才一直把衣服分給她洗的。

想起那擰也擰不動、抓也抓不起的厚棉衣，傅折桂就知道她幹不了，不是她吃不了苦，是這已經不是吃苦的事情了，這會要人命。

以前的傅折桂就是天天這麼熬著，才會吹了一場涼風就一病不起。她如此珍惜自己的生命，好好養著都來不及了，怎麼能做這個。

對了，洗衣服都是一個月結一次錢，原主病得突然，似乎還有一筆錢在鄭婆子那裡沒結呢，她倒是可以去取回來，也能順便去縣城裡轉轉，沒準能發現賺錢的辦法。

傅折桂越想越覺得該如此，嘴角立刻翹了起來，笑得如春花一般燦爛。

這世間大概沒有人會比傅折桂更愛笑，且笑得更讓人覺得心暖的了。

她以前就是每天都掛著這樣的笑，才讓家裡沉悶的氣氛歡樂了幾分，現在的境遇比以前好了很多，她這笑是從心底發出來的，怎麼能不美麗？

牆頭上，有個人差點被傅折桂的笑容晃花了眼睛。

這就是他的新媳婦？感覺不錯啊！

他定了定神，往張氏所在的屋子望了望，而後跳下了牆頭。

現在還不是時候，會壞了大事，他這次能回來一趟已經冒了很大的風險，必須要

忍。不過下次回來還不知道是什麼時候，他也許可以……

第二章 李三郎哭求銀子

當天下午，就在傅折桂準備進城的時候，李三郎突然紅著眼睛如同瘋了一樣從外面跑了進來。

「娘，娘，妳快出來看看，衙門給咱們送錢來了。」他指著院門喊得上氣不接下氣，臉上全是興奮。

張氏推開窗戶朝外面張望著，「什麼錢？你胡說什麼呢！」她就聽見錢這個字，其他的都沒聽見。

「衙門、衙門來人了，說是給咱們發撫恤金呢。」李三郎急道：「娘妳快出來，衙門的人馬上就到了。」

張氏這下聽明白了，趕緊下了炕從裡面走出來，後面還跟著一臉驚奇的李小妹。李小妹是張氏的小女兒，今年十七歲，長得有些黑，但眉眼還是挺耐看的，已經到了說親的年齡，但是因為在孝期中，親事被耽誤了，張氏常為此事發愁。

傅折桂正籌謀著錢的事情，聽到這個消息，頓住了腳步。

另一邊，田氏像聞到了香味一樣，從房間裡竄了出來。

這時，李二郎從外面引進來一個穿著官服的衙役，見張氏已經出來了，他趕緊給雙方互相介紹，「張大哥，這就是我娘。娘，這位是張大哥。」

現在地還沒開化，沒法播種，但卻是撒糞的好時節，李二郎跟李三郎在地裡撒糞，張衙役問路正好問到他們倆，這不是巧了嘛！

李三郎跑回來報信，李二郎引著張衙役回來，短短的一段路，李二郎竟然跟張衙役變得如此熟絡。

張氏有點緊張，陪著笑臉把張衙役往屋裡請，「快進去坐，進去坐。」

張衙役是個爽利的人，他擺了擺手，「老太太，我還有公務在身，就不進去坐了。這次我是奉了上面的命令，專門來給你們送撫恤金的。」

「撫恤金？」

「妳家大郎不是戰死沙場嗎？這撫恤金是朝廷給你們家的補償。」張衙役解釋道。

「原來是這樣。」提起李大郎的死，張氏臉上的熱切淡了幾分。如果可以，她比較想要一個活生生的兒子，誰想要這撫恤金呢！

張衙役見慣了這些，從袖子裡拿出一個紅布包遞給張氏，沒等眾人挽留就離開了這裡。

這件差事於他來說也不過是日常一件小事而已，雖然上面給李家的撫恤金有點多，但也不關他的事。

他走了，李家的人立刻活躍起來，目光緊緊的盯著張氏手裡的那個紅布包，那紅布包看起來不小，裡面應該有不少銀子才對。

張氏冷哼一聲，拿著布包進屋，其他人自然跟上，就連對屋的小虎子都邁著小短腿湊了過來。

屋裡，張氏打開紅布包，只見裡面有兩錠小孩手掌大小的銀錠，銀錠呈元寶狀，白光閃閃，幾乎閃瞎人的眼。

「這是十兩一個的銀錠吧！」李三郎拿起一個銀錠就捨不得放手了，用手撫摸著那銀錠，就如同撫摸自己的愛人一樣著迷。

「二十兩？！」李二郎驚訝道：「附近村裡也有出去當兵的，他們家裡還真有幾個拿過撫恤金，可是從沒聽說過有這麼多啊。」

「你管那麼多幹麼，官府給咱們，那就是咱們的了。」田氏盯著白花花的銀子直慶幸，幸好白天娘沒同意分家，不然這銀子哪還有他們的分。

二十兩銀子啊，夠買四、五畝好地，或者夠他們舒服的生活三、四年了……

「這銀錠底下還有字呢。」李小妹突然道。

她這麼一說，其他人自然也看到了。

「這寫的是什麼？」李家人一家都是農民，沒一個認識這些字。

「安平府，景德三十八年。」傅折桂心中一動，二十兩，傅登科那邊再湊一點就夠上京科考的路費了。

眾人一齊看向她。

「在家跟著學了一點，認識幾個字。」傅折桂隨口解釋著，「景德三十八年，也就是去年，這銀子是去年在咱們安平府鑄造的。」今年是三十九年，這位老皇帝在位的時間可夠久的了。

最後這句，是傅折桂心裡琢磨的。

李家人露出「原來如此」的表情，傅折桂的娘家是讀書人，懂得這些一點也不奇怪。

「不過認得幾個字而已，賣弄什麼。」張氏酸酸的道。

傅折桂忍不住扶額，這老太太怎麼一句好話都不會說呢？難怪全村沒有一個婦人跟她相處得來。

農村人閒來無事就喜歡串門子，她在李家這些日子，幾乎沒見到一個來他們家串門子的，張氏就一點也不自知嗎？

真要跟張氏計較起來，估計她這一天不用幹別的，光生氣就氣飽了。

傅折桂低頭摸了摸小虎子的頭，想起一件事，「認識字總比不認識好，乖兒子，你想不想學認字？」

小虎子今年四歲了，開蒙也不算太早。讀書不一定要讓他像傅老秀才那樣去考功名，而是為了讓他開闊視野，能明理。

原來的傅折桂懂得這個時代的文字，現在的傅折桂懂《論語》、《大學》等文章，她要給小虎子啟蒙是很容易的事情。

「妳要教小虎子識字？」李家人全都驚訝出聲。

對於讀書，李家人想都沒想過。在這個時代，「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」就是寫照，不然傅老秀才也不會一生都在為科考奔波。

就算他考不中，在別人那裡也要高看一眼的，畢竟人家可是去過京城、見過京裡的大官的。

正因為如此，張氏才情願出一兩銀子娶傅折桂給李大郎冥婚，要是只是娶一個普通女人冥婚，這個價格的三成就頂天了。

「不行嗎？」傅折桂問小虎子，「你願不願意學寫字？」

小虎子並不懂什麼是寫字，但看眾人都十分驚訝的樣子，估計寫字應該是一件十分風光的事，立刻點了點頭。

傅折桂很滿意，「這是你自己願意的，以後可不許反悔。」

小虎子似懂非懂的答應了下來。

張氏這次臉上終於有了一絲笑容，但還是驚扭的道：「妳能教出什麼名堂？別耽誤了我孫子。」

傅折桂沒理她，將目光移向那二十兩銀子，真是想睡覺就有人送枕頭，傅登科要銀子，現在銀子就自動來了，要是能給他，自己這份債就算是還了。

李家人的眼睛全都盯在銀子上，二十兩，這可不是一個小數目，見李二郎拿著一錠銀子不放，李三郎也去拿剩下的那錠銀子。

張氏趕緊去搶李二郎、李三郎手裡的銀子，李二郎手裡的她拿到了，李三郎手裡的，她一搶，並沒有成功。

「三郎，把銀子給我。」她黑著臉道。

李三郎將手收回袖子裡，突然「撲通」一聲跪了下來，眼裡全是血絲，如同被困住的猛獸一樣，「娘，翠翠家要十兩銀子的聘禮，妳之前說咱們家沒有錢，拿不出，現在咱們有錢了，能不能把這銀子先給翠翠家？」

李三郎跟楊翠翠的婚事是兩年前就定好的，當時兩家人都很滿意這樁婚事，李三郎也見過楊翠翠一面，並且一下就喜歡上了她，就等著成婚做新郎官。

誰知道天不遂人願，沒過多久就出了王氏奔逃、李老爺子氣死的事情。父親死了，兒子要守孝，這婚事自然要等，而且一等就是三年。

楊家那邊一開始還說可以等，但眼見自家姑娘越來越大，李家這邊日子一日不如一日，就有了點別的心思。

前些日子他們提出，要李三郎先拿出十兩銀子做聘禮，他們就等他，否則這件親事只能作罷。

李三郎當即把這件事跟張氏說了，朝她要錢。

張氏最惱的就是媳婦不賢淑，又不想出這筆冤枉錢，立刻拒絕了李三郎，這也是李三郎這些日子愁眉不展的原因。

今天官府送來的這筆撫恤金一下讓他看到了希望，他怎麼可能放棄呢！

「我讓你給我，聽見沒有！」張氏抱著李三郎的胳膊往外掰銀子。

「娘，求求妳，求求妳了，我喜歡翠翠，我真的喜歡她……」李三郎掙扎著。

「不要臉，還沒結婚呢，就攬掇爺們向家裡要錢，那個楊翠翠一看就不是什麼好東西，這銀子我就算扔進水裡打水漂也不會給她。」張氏發了狠，一下咬在李三郎的手背上。

李三郎被咬得生疼，再加上張氏的話確實刺激了他，他的手不由自主的一揮，就把張氏給掀到了一邊，令她栽了一個大跟頭。

張氏懵了，捶著地怒道：「你敢打我？！你……老二，你還看著幹什麼，還不趕緊把這個兔崽子給我抓住，把錢給我搶回來！」

李三郎也愣住了，他沒想過要把娘推倒的。

「三郎，把銀子給娘。」李二郎抓住李三郎的手，不滿的道。

「給娘？哈哈，給娘我怎麼辦？我怎麼辦……」李三郎笑了，隨後又哭了，堂堂一個漢子被逼得上天無路，下地無門。

李二郎見他這樣有點不忍心，其實家裡也不算缺吃喝，這十兩銀子給了弟弟也沒什麼影響……他轉頭對張氏求道：「娘，這銀子就算是先借給三郎行不行？以後等他結婚了再慢慢還，實在不行，我替他還。」

「你還？你憑什麼替他還？你娶我的時候給了我多少彩禮，你自己不知道嗎？怎麼，人家的閨女是閨女，值那麼多錢，我就是白撿來的？」田氏聽李二郎這麼一說，立刻撒起潑來。

「咱們的事回屋再說，現在——」李二郎想跟田氏講道理。

「回什麼屋，有事就在這裡說。李二郎，你一個月能賺幾個銅板？竟敢替別人還十兩銀子，你把我賣了得了。我不活了，來啊，賣我，省得你們一天到晚嫌我礙眼！」田氏說著就往李二郎身上湊。

李二郎不怕田氏，可是也拿她沒轍，被逼得一直向後退。

「哎喲，我這是造了什麼孽？老頭子，你怎麼這麼早就走了，撇下我一個人。還有我的大郎啊，你最聽娘的話，你也走了，我還怎麼活？」沒人理張氏，她開始哭天搶地。

「娘……」李二郎把田氏推到一邊，上前扶張氏起來，「妳別這樣，家裡不還有我嗎。」

「那你就趕緊把銀子給我要回來！」張氏抓著李二郎的手，殷切道。

李二郎沒辦法，對李三郎道：「三郎，銀子的事大家可以再想辦法。這銀子是大哥的買命錢，你真忍心拿它去娶媳婦嗎？就算娶到了，你又於心何安？你別忘了，小時候大哥最疼你了，什麼好東西都給你吃，誰敢欺負你就去打誰。

「那次你搗蛋，拿棍子去捅別人家的牛屁股，那頭牛發起瘋，差點踢死你，是大哥替你挨了一下你才活下來的。在那之後，大哥在炕上躺了足足半年，肋骨上留了好大一個疤，難道你都忘了嗎？」李二郎越說越激動，最後紅了眼圈。

他想大哥，大哥才是家裡的頂梁柱。

李三郎如何不記得這些……他手一鬆，手裡的銀子就「咚」的一聲掉落在地上，滾了幾圈才停了下來。

張氏見狀，趕緊彎腰將銀子撿起來，揣進了懷裡。

李三郎跌坐在地上，雙手抱頭，讓人看不見他的表情。

李二郎深深的歎了一口氣，想安慰一下弟弟，又不知道該說什麼好，只能又歎一口氣。

傅折桂將蒙在小虎子眼睛上的手拿開，如果可以，她不想讓小虎子看到這一幕。人窮志短，小虎子早點懂事是好，可若是讓他留下家裡很窮的陰影，以後對他的成長一點都不利。

她曾經有這麼一個同學，家裡也不是很窮，只是因為他爸媽總念叨家裡沒錢，他

就變得十分吝嗇，早上不吃飯，為了省錢；跟同學出去從來不出錢，也是為了省錢；買讀書用具專門買那個便宜的，結果那些東西品質差，差點影響了他的期中考。

三、四歲是小孩子性格形成的關鍵時期，傅折桂可不想小虎子變得跟她的同學一樣。

屋中變得安靜起來，這時，田氏張口道：「娘，這些銀子可不是小數目，妳看該怎麼用比較好？」

「怎麼用？留著給我的乖孫子蓋房子娶媳婦，這是他爹給他留下的，你們誰也不許打這錢的主意。」說著，張氏把眾人往外推，她要趕緊將這些錢藏好。

「小虎子年紀還小，等到他娶媳婦，哎……」田氏還沒說完就被推了出來，氣得哼了兩聲，扭著腰往自己的屋子走去，走到一半，回身對李二郎道：「還不趕緊回屋？」

「妳先回去。」李二郎還有話對李三郎說。

「我肚子不舒服，你快幫我看看。」田氏回去拉著李二郎往屋裡走，一會兒，房門一關就沒了聲息。

傅折桂看了看如同木偶一樣靜止不動的李三郎，立刻把從張氏那裡要銀子的念頭掐滅了。

張氏對兒子尚且如此，她這個外人去要銀子豈不是自討沒趣？更何況，就像李二郎所說的，這銀子是李大郎用命換來的，她全拿去給傅登科也不太好，還是自力更生得好。

晚上，傅折桂鋪好被子要睡覺的時候，張氏突然抱著小虎子進了屋，她身後的李小妹手裡還抱著小虎子的鋪蓋跟衣服等東西。

「娘，這是……」傅折桂趕緊接過小虎子放在炕上。

「小虎子說要跟妳睡，妳占了大郎這一房，這也是應該的。之前妳一直病著，我怕妳把病氣傳給小虎子才沒讓他過來，現在妳好了，正好照顧他。」張氏如釋重負的道。

照顧小孩子可是一件費心又費力的事情，她年紀大了，本來就睡眠淺，小虎子夜裡一鬧，她經常整夜睡不著，早就不堪重負。

傅折桂覺得也沒什麼，就答應了，不過她想了想又道：「娘，我看咱們偏房還有一個小房間，能不能收拾出來給小虎子住？」

按照現代心理學來說，小虎子這個年紀最好跟家長分開睡，一是能鍛煉他的自主能力，二是男女有別，他這個年紀已經模模糊糊意識到男女之間的差異，跟大人一起睡會影響他。

張氏不懂這些，還以為傅折桂是怕小虎子夜裡打擾她睡覺，所以要把他丟到柴房裡，登時大怒，「要去柴房妳去，我孫子可不去！傅折桂，妳也是讀書人家出身，沒想到心這麼狠，這麼小的一個孩子，妳竟然忍心讓他去睡柴房。這是什麼時節，

天那麼冷，柴房裡連個熱氣都沒有……哎喲，我可憐的孫子。」張氏疼得心裡直抽抽，抱起小虎子就要往回走。

她絕不能把孩子交到傅折桂手裡。

「我不是這個意思，娘，妳聽我說。」傅折桂趕緊抓住小虎子。她沒有現在就要讓小虎子搬，也沒說非要小虎子睡偏房，她去睡也可以的。

「我不聽妳說，就算妳說出天大的道理來，我也不會讓我孫子住柴房的！」張氏怒道。

得，這算是說不通了！算了，只能一步一步來。傅折桂趕緊道：「娘，我不讓小虎子住偏房了還不行嗎。」

張氏頓了一下。

這時，小虎子似乎也明白了一些事，他抱住傅折桂的脖子，糯聲道：「我要跟娘睡！」

「誰是你娘！」張氏嘟囔道。

傅折桂沉聲道：「娘，我就是小虎子的娘，人前是，人後也是，妳說呢？」她的眼睛很亮，神情很堅定。

張氏愣了一下才煩躁的點了點頭。

「讓小虎子跟我睡吧。」傅折桂繼續道。

張氏望向小虎子，見小虎子抱著傅折桂根本不撒手，哼了一聲，「小沒良心的。」而後轉身回了屋。

李小妹將小虎子的東西放在炕上，並告訴傅折桂這些都是做什麼的，還有小虎子的習慣等等。

最後，傅折桂對李小妹道謝，李小妹臉一紅，扭身走了。

這個小姑娘倒是不錯，除了小虎子之外，傅折桂終於在李家找出了一個她喜歡的人。

關上門，傅折桂想了一陣，在炕上拉了一條厚重的布簾子，將炕分成了兩塊，小虎子睡一邊，她睡另一邊。

「娘——」小虎子噘著嘴，拉長聲音喊著。

傅折桂拉著他的手，讓他正視自己的眼睛，「小虎子是不是男子漢？」

「是！」小虎子狠狠的點了點頭。

「男子漢就要自己睡，還有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。夜壺在那裡，你要是想尿尿，就自己去，知道嗎？」

「可是我不會……」

「一次不行就兩次，兩次不行就三次，你不試怎麼知道呢？」傅折桂說得很鄭重。小虎子疑惑的點了點頭。

第三章 出一趟門就被誣賴

第二天一早，傅折桂起得很早，因為她想進城去找鄭婆子要錢。結果小虎子醒得比她還早，她一動，小虎子就發出了聲音。

傅折桂彎身過去看小虎子，只見小虎子假裝在睡覺，但是這怎麼瞞得過她呢，她

稍微一檢查就發現小虎子睡不著的原因了。

以往夜裡張氏發現小虎子不對就會叫他起來尿尿，傅折桂沒有這麼做，小虎子不習慣，尿了床。

身下濕濕的，他怕傅折桂發現他尿床會責備他，自然睡不著。

傅折桂莞爾一笑，把小虎子拉起來，給他換了新的褥子，對他道：「沒關係，尿床也沒什麼丟人的，我小時候也尿過，小虎子已經有進步了。」

「真的？」小虎子把腦袋蒙在被子裡，只露出一雙眼睛，委屈的問。

「當然是真的。你想吃什麼？我一會兒去城裡，給你帶回來。」

小虎子開心起來，「我想吃雲片糕，石頭他娘給他買過，可好吃了。」

「好，就給你買雲片糕，不過娘要交給你一個任務，你一定要完成。」

小虎子點點頭。

「你奶奶還沒起床呢，我先出門，等她起床，你就跟她說我進城了，讓她不要擔心，記住沒有？」

小虎子念叨了兩遍，「娘要進城，進城……記住了！」

「乖。」傅折桂摸了摸小虎子的頭，給他蓋好被子，悄悄的出了門。

來到院子裡，外面才濛濛亮，十分寂靜。走了兩步，她突然聽見南邊的偏房處有聲音，就朝那邊看去。

那邊有兩間偏房，一間住的是李二郎夫妻，另一間住的是李三郎。此刻偏房裡一片黑暗，仔細聽，剛才那聲音似乎沒有了。

可能是誰起夜吧？傅折桂也沒在意，推開大門往外走去，鄭婆子只有分派任務的時候才會在唐家後院的耳房裡，自己必須趕在她離開之前見到她才可以。

五柳村距離縣城有十幾里，這在別人看來可能不算什麼，但對傅折桂而言，走這麼一大段路可算是要了她的命。

她的病還沒有完全好，肚子裡又沒食物，在大冷天裡走上這麼久，凍得渾身都涼透了。

好不容易趕到唐家，正好趕上唐家要關後院的角門，她趕緊上前說明來意。

守門的小廝見傅折桂身體單薄，也沒難為她，讓她進門見鄭婆子。

傅折桂按照記憶裡的路線向右一轉，轉過一個抄手遊廊，再向左一拐，就到了鄭婆子分派事物的那間偏房。

這時間，鄭婆子已經分派好了一天的任務，正端著一碗熱水喝著。

「鄭嬾嬾。」傅折桂有點不好意思，緊趕慢趕，她還是來晚了一點。

鄭婆子一看來的人是傅折桂，先是驚呼了一聲，「哎喲，都傳妳嫁了人，還……」

她意識到自己這麼說似乎不太好，掩嘴一笑，把傅折桂拉進屋，「天氣這麼冷，快進屋暖暖。瞧妳這小臉凍的，比皂角粉都白！」說著，給傅折桂倒了一碗熱水。這小屋不大，卻很暖和，喝上一口熱水，傅折桂覺得自己終於活過來了。

「妳今天來找我是繼續洗衣服嗎？可不巧，妳來晚了點，今天的活都派完了，妳要是想幹，明天早點來，我給妳留著。」傅折桂洗的衣服又乾淨又整齊，鄭婆子很喜歡。

傅折桂未語先笑，讓人看著十分討喜，「鄭嬾嬾，妳看我這身子骨，哪裡還洗得了衣服。」說著，她露出自己的雙手。

那是一雙滿是凍瘡的手，呈青紫色，指甲掐上去都不往下陷，很多肉已經成了死肉，就像一根根凍死的蘿蔔一樣。

這雙手白天倒還好，沒什麼感覺，到了後半夜，身體暖上來的時候，那滋味才叫人難受，一陣陣刺骨的癢、刺骨的麻。

剛開始的時候，傅折桂連續幾個晚上都睡不著覺，使盡各種方式都沒法舒緩，就差沒把這雙手給掰斷。

鄭婆子老了，心腸還不錯，一下握住傅折桂的手，唏噓道：「哎喲，怎麼凍成這樣？妳來的時候我就跟妳說，這活不是妳能幹的，妳非不聽，以後可要好好養養，不然肯定會落下病根什麼的，嬾嬾是過來人，懂的可比妳多。」說到這裡，她突然壓低聲音，「大冬天的整天泡在涼水裡最傷女人身子了，不說別的，每個月那幾天就疼死人了吧？還有，妳這剛成婚……」

傅折桂兩輩子都沒人跟她說這種事，臉頰立刻紅了，嗔道：「鄭嬾嬾！」

鄭婆子哈哈一笑，「羞什麼，女人不就那點事。妳現在男人死了，但妳這一輩子還長著呢，可要好好保護自己。妳看嬾嬾我，每次吹了風都趕緊弄一大碗熱水喝下去，肚子裡熱呼呼的，身上才有勁。」

傅折桂聽她這麼一說，還真的認真想了起來。

這身體的例假十分不准，大多是往後推，基本上都是四十多天到兩個月才來一次，每次都得先疼上兩天，淅淅瀝瀝的來了些，然後就到了真正恐怖的那一天，噁心想吐，肚子裡像有一把刀在攪，小腹又墜又脹，她有好幾次幾乎昏倒在茅廁裡……

傅折桂打了一個冷顫，她以前的身體成天病病歪歪的，可是也沒這具身體恐怖。不行，這事她還真得好好放上心。

鄭婆子對傅折桂的態度很滿意，叮囑道：「有空就去找個大夫瞧瞧，別省那幾個錢，省來省去，省的是妳的命。」

可不是，前任傅折桂已經把自己的命省掉了。她很誠摯的跟鄭婆子道謝，「謝謝嬾嬾，有空我一定去。」

「嗯，這就對了。妳不洗衣服也好，那妳這次來……」鄭婆子突然一拍手，「老糊塗了，前些天我還想著要把妳的工錢算好，托人給妳送到妳家裡呢，既然妳自己來了，我也省事了。」說著，她起身去一邊的桌子上翻帳本。

說是帳本，其實就是一個畫了一些符號的破舊本子。鄭婆子不識字，都是靠畫符號記錄誰洗了多少件衣服、該發多少錢的。

她看了一會兒，將帳本遞給傅折桂，「總共是一百七十六文，妳看看對不對。」

差不多是這個數字，傅折桂也不想枉做小人，趕緊將帳本推回去，「鄭嬾嬾算的，我還信不過嗎！」

鄭婆子很高興，「妳這一病，嘴倒是甜了。妳也不容易，就給妳算個整數吧。」

她從抽屜裡拿出兩串銅錢遞給傅折桂，「這是兩百文，妳數數。」

這些銅錢是早就數好的，一百文一串，傅折桂接過來，又驚又喜，「鄭嬾嬾，這、這讓我如何是好，太謝謝妳了。」

錦上添花易，雪中送炭難，傅折桂來的時候還怕鄭婆子壞心的扣下她的工錢呢，結果鄭婆子不但沒有，還多給了她二十四文錢，她如何不感激。

「妳這孩子我看著就喜歡，說什麼謝。以前妳就是太不愛說話了，我想跟妳說幾句也說不上，現在好了，妳沒事就來找我聊聊，也省得我在這裡待著怪無聊的。」鄭婆子笑道。

傅折桂趕緊點頭。

鄭婆子又道：「看見妳我就想起了我女兒，她……」

就在這時，外面突然傳來說話聲——

「鄭嬾子，怎麼，屋裡有客人？」話音一落，一個大概四十歲、頭髮梳得齊整，身上穿著褐色半舊綢子的婦人挑簾子走了進來。

婦人手裡拿著一件水紅色帶纏枝紋的夾襖，顏色十分顯眼。

「是陳嬾嬾，妳可是大忙人，今天怎麼有空來我這裡？快進來坐。」鄭婆子將陳嬾嬾給迎了進來，又給傅折桂兩人互相做了一個介紹。

這個陳嬾嬾似乎地位比鄭婆子高，鄭婆子對她說話的時候十分熱情。

傅折桂怕打攪兩人，就想告辭。

陳嬾嬾卻道：「別急著走啊，我也沒什麼大事，說完就走。」說著，她拎起手裡的夾襖，把袖子那裡舉起來，繼續道：「妳看，這好好的東西，只是沾上了一點蠟油，紅芝姑娘就不要了。我來就是想問問鄭嬾子，這蠟油能不能洗掉？要是能洗掉，我拿回去給我丫頭穿，也是她的福氣。」

鄭婆子用手摸了摸那蠟油，「這衣服料子真好，也就是老太太身邊的才能穿這種衣服，這一件不得一、二兩銀子？」

「這可是錦緞，值這個數。」陳嬾嬾伸出一個手掌比劃了一下。

「哎喲！五兩銀子就這麼扔了，真是……」鄭婆子有些驚訝，隨即又有些忐忑，「蠟油這東西可不好洗，尤其是這種乾掉的，就算洗完也會留下一個痕跡。」一邊說，一邊瞄著陳嬾嬾的神色，生怕自己的話惹怒了她。

陳嬾嬾在府裡當差這麼多年，怎麼會不知道這些，「要不是難洗，紅芝姑娘也不會把這夾襖給我。鄭嬾子，真的沒辦法嗎？」

鄭婆子苦笑著搖了搖頭。

旁邊，傅折桂心頭一動，她記得這蠟油是可以洗掉的。

傅折桂還記得，在現代她過十九歲生日的時候，媽媽在她房間裡點了很多蠟燭，還擺了蛋糕，結果她不小心把蠟燭弄到衣服上，不過媽媽依然把那件衣服洗得很乾淨，一點痕跡都沒留下。

媽媽洗的時候她就在旁邊，所以對過程印象比較深。在衣服的上下墊上紙，用電熨斗加熱沾到蠟油的地方，蠟油會融化，被紙吸收，反覆幾次，衣服上的蠟油就不見了。

傅折桂仔細回想了一遍，發現過程確實如此，心裡有了計較。

旁邊，陳嬾嬾似乎認命了，「那就算了，就是一些白點而已，蔓兒又不是紅芝她們，在老太太身前什麼都要比，生怕露了一點不合適的地方，她有件衣服穿就行了。」

「蔓兒看著可一點也不比紅芝她們差。」鄭婆子趕緊恭維。

陳嬾嬾很是受用，就是還有些不甘心，「唉，誰叫蔓兒那丫頭命不好。」

「陳嬾嬾，這衣服我能拿回去試一下嗎？」傅折桂出聲問道。

「妳……」陳嬾嬾這才正式打量起傅折桂來，見她身體有點單薄，但站在那裡腰不彎、背不駝，臉上沒化妝，眉清目秀，一看就不是那種鄉野村婦，讓人一見便心生好感。

「陳嬾嬾，不然妳就讓她試試，她家裡可都是讀書人，說不定有什麼好辦法呢。」鄭婆子覺得傅折桂既然敢說，就是有把握的，要是真能把這件衣服洗乾淨，也能給自己長臉，所以她趕緊勸道。

「讀書人啊，怪不得一看就不一樣。」事情有了轉機，陳嬾嬾也高興。

接下來的事情就簡單了，陳嬾嬾把那件夾襖放下，鄭婆子找出一塊布把夾襖包好交給傅折桂，幾人約定好三天後再見，這才散了。

鄭婆子送傅折桂出門，「這陳嬾嬾是去年跟著老太太從京城裡來的，平時最看不上咱們這些小地方的人，妳今天算是給我長臉了。」她笑道：「好好幹，等把衣服洗乾淨了，就算她不給妳工錢，我也給妳工錢。」

「嬾嬾不用說我也知道，什麼錢不錢的，剛才妳還多給了我好多錢呢。」不過是洗一件衣服而已，燒好熱水就成，還真不算什麼。

「瞅瞅，瞅瞅，多巧的嘴。就送妳到這裡了，妳慢點回去。」

「多謝嬾嬾，還勞煩妳相送，妳也快回去休息吧。」傅折桂等鄭婆子進宅，這才收了笑容。

看來這陳嬾嬾確實非同一般，以前鄭婆子根本不會送她出來，今天卻為了這個破了例，那她可要趕緊把這夾襖洗好。

傅折桂轉身，陽光撒了她一臉，暖洋洋的。

這時太陽已經升了起來，街上全是推車、挑擔子還有擺攤賣東西的人，十分熱鬧。轉過一條街，街邊傳來一股誘人的焦香味，傅折桂的肚子就開始造反了。

她好幾天沒正經吃飯，肚子裡別說油水，連西北風都沒有。

在路邊擺攤的是一對小夫妻，賣的是羊湯燒餅，攤位邊有一口大鍋，鍋裡咕嚕嚕的煮著一鍋熱湯，湯裡有幾根羊骨頭，還有幾根鮮紅的辣椒，冒出陣陣香味。

燒餅是那種吊爐燒餅，一個類似烤鴨爐似的拱形烤爐，底下放著快要燃燒完的木炭，燒餅倒貼在爐壁上，用炭火的餘溫將燒餅烤熟。

酥脆的燒餅皮，裡面的肉餡油脂全被烤出來，外面有一層焦香的芝麻，那味道十分吸引人，就像一隻小手不停的抓著傅折桂的喉嚨。

燒餅三文錢一個，羊湯如果不放羊肉或者羊雜，可以免費喝。在這寒冷的季節喝一碗熱氣騰騰的羊湯，再吃上兩個燒餅，整個人都幸福得快飛起來了。

在這個朝代，雞蛋一文錢一個，六文錢也就相當於現代的三、四十塊錢，在現代

根本不算什麼，但是在這時候，傅折桂覺得她還真是有點奢侈。

奢侈就奢侈吧，她吃完之後又買了兩個燒餅，準備帶回家給小虎子吃。

想起小虎子，她就想起他早上的尷尬模樣。他突然換了環境，尿床也算正常，靠他自己慢慢調節應該也會好的，可就怕萬一……

傅折桂想起了一個治小孩尿床的偏方，往西邊的藥鋪走去，買了兩錢枸杞、半斤紅棗，一下子就花去五十文。

看來無論在哪個年代，看病都是最貴的。

傅折桂本來還想給自己看看的，這麼一看還是算了。這身體她也知道，就是寒氣太重，就算吃藥也只能慢慢調理，不可能一蹴而就，她知道幾個驅寒的辦法，可以先用用看。

她去市場買了兩斤雞蛋、半斤紅糖，又買了一大包花椒跟生薑，就大包小包的，有點提不動了。

過兩天再來吧。她這麼勸著自己，在離開市場的時候，還是忍不住買了兩根肉骨頭。

小虎子那個豬油拌飯不能再吃了，再吃非把他吃成小胖子不可。

對了，還有答應小虎子的雲片糕，什麼都能不買，這個一定要買，不然小虎子一定會很失望。

得，徹底超載，女人啊，就是管不住自己的手。傅折桂一邊自嘲取樂，一邊往回走。

很奇怪，她回去時拿著那麼多東西，走得卻比來時還快、還輕鬆，就像一隻飛翔的小鳥一樣，沒一會兒就到了五柳村。

一進李家所在的巷子，她就發現情況有點不對，李家門口怎麼圍了這麼多人？

「那媳婦我見過一次，不像是那種人啊。」

「知人知面不知心啊。」

「我聽說傅家在到處借錢呢，說是要上京考試。」

「還是趕緊報官吧。」

「這李家這是犯了什麼邪，倒楣事一件連著一件，我看啊，該去廟裡拜拜了。」

眾人紛紛小聲議論著，傅折桂突然有種不好的預感。

這時人們發現了傅折桂，他們不約而同的讓開了一條道路，露出院子裡的情形。張氏平時總是將自己收拾得乾乾淨淨的，可今天頭髮沒梳，臉也沒洗，正催著李二郎、李三郎拿傢伙。

李二郎手裡拿著麻繩，李三郎手裡拿著鋤頭，都有些猶豫的樣子。

田氏雙手叉著腰在一邊煽風點火，後面李小妹拉著小虎子躊躇的站在那裡，十分熱鬧。

「妳還敢回來！」張氏一見傅折桂，立刻紅著眼衝過來。

傅折桂手裡拿著東西，不好躲閃，一下被抓住了胳膊，抓得她生疼。

她有心想用開張氏，可周圍這麼多人看著，萬一傷到張氏，便成了媳婦打婆婆，她就是有理也說不清了，只能壓住心底的怒火，回道：「我為什麼不敢回來？娘，

妳這是幹什麼？」

「別叫我娘，我們李家沒有妳這種下作的媳婦！錢呢？妳把錢放到哪裡去了？」說著張氏就往傅折桂的腰上摸。

這一摸，正好被她摸到傅折桂花剩下的四十五文錢。

「錢真的在這媳婦身上……」周圍一片譁然。

「還不快把她給我綁起來！」張氏氣得手直抖。

李二郎、李三郎拿著繩子湊了過來。

那條繩子足有小孩手臂粗細，用這個東西綁她，拿她當什麼？傅折桂怒火上湧，眉眼倒豎，「誰敢動我？！光天化日，你們說綁人就綁人，還有沒有王法了？」她義正辭嚴，單薄的身體像火山一樣，好似藏著無盡的能量，下一刻就會爆發。李二郎、李三郎懾於她的氣勢，竟然真的停了下來。

「你們這兩個不爭氣的，兩個大老爺們還怕她一個女人。」張氏捶了兩下李二郎、李三郎。

「他們是怕一個『理』字，天地有正氣，凡事都要講理。我到底犯了什麼錯？你們竟然想綁我？！」傅折桂將手中的東西放下，準備跟李家人好好理論一番。天天不給她好臉色看、欺負她也就算了，現在這算什麼，真當她是軟柿子啊！

「犯了什麼錯？」張氏眼睛一轉，「妳手裡拿的什麼？」

「我……」難道是因為她花錢買東西，張氏不滿？可是這些都是她賺的錢，應該不至於啊。

趁著傅折桂猶豫的功夫，田氏拿起那些東西查看起來，看完就像抓到什麼把柄一樣，她將那些東西舉了起來，「娘、大家，都看看這是什麼？雞蛋、肉骨頭還有一大包雲片糕跟紅棗，這是咱們平常捨得買的東西嗎？偷來的錢果然花著不心疼啊。」說著，她又去拿那個裝著夾襖的包袱。

「別動，這包袱裡的東西弄壞了妳可賠不起。」傅折去搶那個包袱。陳嬾嬾說過，這夾襖可值五兩銀子呢，弄壞了，她拿什麼賠？

她這話一出，周圍又是一陣耳語。

田氏頗有種抓住傅折桂痛腳的感覺，一用力就把包袱搶了過來，打開包袱，裡面那件水紅色的錦緞夾襖差點閃瞎她的眼。

「眾位看看，看看，這衣服是什麼料子的？就這一件，少說也要幾兩銀子，傅家這個小娘皮還真捨得。這麼多東西加起來要多少錢？她自己又有多少錢？家裡的銀子不是被她偷走，還能是被誰偷走？」田氏拿著夾襖，唾沫橫飛的對眾人嚷嚷著。

傅折桂到現在才明白是怎麼回事，原來李家丟了錢，還懷疑是她偷的。

她覺得有點不可思議，又有點好笑，將夾襖的袖子舉起來，笑道：「大家看，這件夾襖是髒的，誰買衣服會買這樣的？這衣服是唐家的陳嬾嬾讓我幫著洗的。城西柳條巷唐家，大家應該知道吧？如果你們不信，可以去唐家問。至於那些錢還有買的東西，都是唐家付給我的工錢。」

她說得有鼻子有眼睛，一看就不是謊話，眾人這才細看那夾襖。

「咦，這衣服確實是別人穿過的，你們看這衣領，還有點痕跡。」

「唐家可是咱們文王縣數一數二的大戶，聽說跟京城裡還有聯繫呢！」

「對了，我想起來了，這小娘子是給唐家洗衣服的，我以前見過。」

眾人七嘴八舌，一下子洗脫了傅折桂的冤枉。

田氏氣得乾瞪眼，來了句渾話，「誰知道唐家有沒有跟妳串通好。」

傅折桂笑了，「唐家門口的一塊磚都比咱們一家子值錢，人家會跟我串通？」

眾人哈哈大笑，笑田氏無知加愚蠢。

田氏爭不過，跑到了張氏那裡，「娘，妳說怎麼辦？」

這時張氏冷靜了些，也沒有那麼重的戾氣了，但還是道：「就算這些東西不是妳用偷的銀子買的，也不能證明妳沒偷錢。咱們家就這麼幾口人，銀子昨天晚上還在，今天卻沒了，不是妳偷的是誰偷的？」

「不可能是外面來的小偷嗎？」傅折桂反駁。

「不可能，那人別的地方都沒翻，就拿了我的銀子，肯定是內鬼。」

「內鬼？那咱們家也有好幾口人呢，憑什麼說是我拿的？」

「我把家裡都翻遍了也找不到銀子，這個早上就妳出門，肯定是妳把銀子帶出去了。」

「對，聽說妳哥正到處借銀子呢，肯定是妳偷偷拿回去貼補娘家了。」田氏想到了這點，又來了精神。

「我娘家是缺錢，但這個鍋我娘家不背，我更不背。」傅折桂挺直胸膛，掃過張氏、李二郎、李三郎、田氏和李小妹，偷銀子的人就在這幾個人裡，那人拿了銀子還冤枉自己，就別怪自己不客氣了！「既然咱們說不清楚，不如去見官，讓知縣老爺來斷斷這件事情。」

「去官府？」張氏有些遲疑，她這輩子還沒去過官府呢。

「對。怎麼，娘怕了？」傅折桂故意刺激張氏。

「誰怕了，去就去。」張氏立刻下定了決心。

「娘，還是不要去官府吧，家裡出了賊本來就是一件醜事，再開到官府，還不……」李二郎有些擔憂。

張氏又猶豫了，李家的名聲已經夠臭了，再開下去，他們以後怎麼做人呢？

現在怕名聲不好了，那剛才冤枉她的時候怎麼沒想過這些？傅折桂悠悠的道：「二弟，你這麼說，是做了什麼虧心事，不敢去公堂嗎？」

她一句話就把李二郎推上了風口浪尖。

李二郎沒想到她會這麼說，被氣了個半死。

公堂是能隨便去的嗎？在這裡解決，是家事，就算傅折桂真的偷了銀子，也還有轉圜的餘地，到了公堂就成了犯罪。他這麼說也是為了她好，沒想到人家根本不領情。

李二郎賭氣道：「誰不敢去？走，我們大家都去，看誰後悔。」

「對，去公堂。」

「去公堂。」看熱鬧的不嫌事大，都跟著起鬨。

一行人說著往外走。

傅折桂多留了一個心眼，一邊走一邊留意後面，專門看看有沒有人搞什麼小動作。按照張氏的說法，這銀子肯定還在李家，沒搜到，說明那個人藏得很隱蔽，但得知要上公堂，那個人心裡肯定發慌，沒準會露出什麼馬腳。

果然，有一個人走著走著越走越慢，隱隱有想脫離人群的意思。

昨天李三郎還想跟張氏要錢，如果說錢是他偷的，傅折桂一點也不意外。

還有，傅折桂想起了她早上出門的時候，好像聽見李三郎那邊有響動，當時也沒在意，現在想想就有點蹊蹺了。

「三弟，你這是要去哪裡？」傅折桂突然大聲問道。

眾人這才發現剛才走在最前面的李三郎竟然落到了最後面。

李三郎臉色一變，摸了摸肚子道：「我肚子有點不舒服，想去茅廁方便方便。」

「我覺得三弟還是忍一下好，不然被當做小偷就不好了。」傅折桂意有所指的道。

「對，李三郎，你就忍忍。」

「不然讓他先去，我們等他。」眾人七嘴八舌的說著。

被人盯住，再上廁所還有什麼用？李三郎沒辦法，沉著臉跟了上來。

第四章 對簿公堂看誰倒楣

文王縣的知縣姓何，是一個有點糊塗、沒什麼作為的官，人送綽號「何十板」。為什麼叫這個名呢？因為他就愛打人板子，每次都是十下，百姓就給他起了這麼一個綽號。

何知縣覺得自己這個金榜第四名，做一個小小的知縣簡直屈才，當初只差那麼一點，他就能考中探花了。

探花就意味著能留在朝裡，能天天見到皇上，能平步青雲……可惡，怎麼就差那麼一點呢？

他每天都有著懷才不遇的惆悵，對縣裡的事情提得起勁才怪。

今天又有人擊鼓，何知縣只覺得肯定又是一些芝麻綠豆的小事，他都快被煩死了。他是鴻鵠，應該在朝堂上雄辯百官，為皇上出謀劃策，不應該在這裡跟這些雞鳴狗盜之輩浪費時間……

聽下頭的人說到什麼五柳村李家、撫血金，何知縣好像有點印象，仔細想又想不起來，勉強聽李家人說完事情原委就沒耐心了。

「張氏，妳管家不嚴，家裡出了這等賊人，妳該負首責。本該把妳關進牢裡，念妳年老體弱，就罰妳十大板。」何知縣大筆一揮，竟然首先判了張氏。

張氏嚇得臉都白了，「大人，我是來告狀的，怎麼打我？」

「聖人言，子不教，父之過，妳家出了賊，就是妳治家的問題。前年林南發大水，死了很多人，皇上尚且發罪己詔降罪於自己，本官打妳，妳有什麼可冤的？」何知縣振振有辭。

又是聖人，又是皇上的，張氏早就懵了，一時間真不知道該如何反駁。

周圍的衙役早就幹慣了打人的活計，衝上來不由分說，先把張氏按到地上打了十板子。

「哎喲，知縣老爺，別打我，我不告了，我不告了……」板子兩掌寬，半掌厚，打到屁股上就是一道青紫色痕跡，張氏哪裡吃得了這個苦，立刻求饒。

「堂堂縣衙，豈能容妳出爾反爾，妳當這裡是什麼地方！」何知縣一拍驚堂木，嚇得李家人差點趴在地上。

張氏還在慘叫，他們不敢看也不敢說話，抖得停不下來，就怕知縣說下一個就打他們，他們現在後悔來官府了。

十板子很快就打完了，張氏在一邊哼叫不止。

何知縣不再搭理她，把目光投向了傅折桂。

她渾身打了一個激靈，趕緊道：「青天老爺，這銀子確實不是我偷的，您可要明察。」

一句「青天老爺」叫得何知縣還挺舒服，他也就多看了傅折桂兩眼，不卑不亢，說話也很文雅，他很欣賞。

「妳讀過書？」他問。

「傅家世代讀書，我在家也跟著讀過幾本。」傅折桂有些意外何知縣問這個幹麼，但還是小心的答了。

「傅家？可是河西村那個傅家？」何知縣來了興趣。河西村只有一家人姓傅，那就是傅折桂家，她點頭。

「唉，傅老秀才一生鏗而不捨，真乃我輩楷模。說起來我還跟他一起參加過科舉，只可惜……」何知縣長歎了一口氣。

說起傅老秀才，他心情很複雜，有點佩服，若是他自己也有傅老秀才那股勁頭，也許他可以放棄這個縣官，重新考取狀元；又有點可憐，考到白髮蒼蒼也沒考中，而他只考一次就考中了。

他大概還有點得意吧。

何知縣難得的心平氣和起來，「妳是傅老秀才的女兒，傅家是書香世家，應該不會偷東西的，妳說，這銀子是誰偷的？」

事情竟然會這樣反轉，李家人懵了，傅折桂也有點懵，這跟她的打算有點不一樣啊！

「知縣老爺，她就是小偷。」張氏怒道，她恨傅折桂，要不是傅折桂說要來官府，她怎麼會挨打？

「嗯？」何知縣冷哼一聲，張氏立刻不敢說話了。

算是沾了傅老秀才的光，傅折桂很快反應過來，「大人，小女子有幾句話跟大人說，不知道……」

「近前來。」

傅折桂走上前，跟何知縣一陣耳語。

何知縣聽了，點了點頭，「來人，去李家搜，務必把那二十兩銀子搜出來。」

衙役領了命令，如狼似虎的衝了出去。

「本官已經知道是誰偷銀子了，現在就派人去取證據，你們若是識時務，就趕緊自己承認，本官還能輕判一點，否則……」何知縣拍了一下驚堂木，「讓你們知

道本官的厲害。」

李二郎一副惶惶然的樣子。

田氏看看李二郎，再看看李三郎，腦袋都是汗。

李三郎咬緊牙關，眼睛緊緊盯著地面，不知道在想什麼。

李小妹安撫著張氏，也不敢抬眼。

一時間，大堂上安靜一片。

「好，本官就跟你們一起等。」何知縣冷哼道。

時間一點一滴的過去，大堂上越來越安靜，眾人的緊張幾乎到達了極點。

「啟稟大人，銀子找到了。」就在這時，衙役們突然進來將兩錠銀子交給何知縣，那銀子十兩一個，看樣子正是李家丟失的那兩個。

「哼，贓物就在這裡，你還有什麼話說？」何知縣一下站了起來，拿出一個令牌扔在地上，「來人，給我打。」

衙役立刻衝了上去。

何知縣並沒有說誰是小偷，也沒說打誰，這是傅折桂的一計，想來個敲山震虎，讓小偷自己顯露原形。

何知縣做這些的時候，傅折桂一直盯著李三郎，可是李三郎不知道是早有準備還是根本沒偷那些銀子，竟然一直沒動。

難道要失敗了？傅折桂正躊躇著，田氏突然叫嚷起來——

「大人，別打，別打，我說……」

偷銀子的不是李三郎？！傅折桂有點意外，去看李三郎，他額頭上青筋暴跳，臉上又是驚愕，又是恍然。

「快說！」何知縣喝道。

「大人，民婦也不想偷銀子，是他、是他先偷的，他偷完以後，我心中一熱，就、就把剩下的那錠銀子拿走了。大人，饒命啊……」田氏趴在地上，如一灘爛泥一樣，而她所指的人，自然是李三郎。

李三郎長出一口氣，嫌惡的看了一眼田氏。他就奇怪，自己只偷了十兩，娘怎麼說少了二十兩，原來是她偷走了。

偷銀子倒罷了，竟然還連累他。

他早上是等傅折桂出門以後才偷銀子的，她根本不知道他是賊，換句話說，知縣老爺應該也不知道，就算搜到銀子，只要他不承認……這個田氏怎麼就這麼蠢，竟然自己招了出來。

他哪裡知道，他把銀子藏在別處，自然不怕被找到，而田氏不放心，就把銀子藏到自家炕洞裡，現在銀子被搜到，她想不承認都不行。

這大概就是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，傅折桂突然覺得上天還是有眼的。

「大膽李三郎，你認不認罪？」何知縣喝道。

李三郎身體一軟，「小人認罪。」

「李三郎、田氏偷盜家裡財物，每人二十大板，關進大牢服刑三年。」何知縣做了審判。

「啊，大人，我知道錯了，不要，不要……」田氏慌了，哀求何知縣，見他根本不理她，又趕緊哀求張氏跟李二郎，「娘，我知道錯了，求求妳。二郎……」

李三郎一聽要被關三年也傻了，三年，等他出來，翠翠早嫁做他人婦了。

衙役過來拉田氏，田氏一看那板子，身體就抖個不停。

見張氏不開口救她，她一著急，就滿嘴胡謔起來，「娘、二郎，我肚子裡有李家的骨肉，不能打我啊……」

衙役們停住了，按照景朝的律法，孕婦是不能上刑的。

田氏似乎受到了鼓舞，立刻肯定的道：「我說的是真的，我真的懷了李家的骨肉。娘、二郎，你們要救我，不能讓李家的骨肉生在大牢裡啊。」她抱著李二郎的腿，哭得上氣不接下氣。

李二郎跟田氏成婚三年了，兩人一直沒有孩子，如今聽田氏這麼說，他又驚又喜，趕緊道：「妳說的是真的？」

田氏立刻點頭。

李二郎為難起來，要怎麼樣才能救田氏？

「娘，要是我真的要在大牢裡過三年，我也不想活了。偷銀子是不對，妳就當沒有我這個兒子吧。」李三郎「砰砰」的給張氏磕頭。

張氏又是怒又是痛，整個人都有些恍惚了。

她真不想管這兩個人，讓他們去坐牢，可是一個肚子裡有李家的骨肉，一個是自己的兒子，真要看他們去死不成？

她忍著痛爬起來，給何知縣磕頭，「知縣老爺，我不告了，求你饒過他們，求求你了，你是青天大老爺……」

她一把年紀，鬢角和頭髮都白了，神情哀戚，身上又有傷，這麼看起來還真是挺淒慘的。

早知如此，何必當初？如果被判刑的人是自己，這些人還不知道怎麼高興呢！傅折桂看著這一幕，眼觀鼻，鼻觀心，一語不發。

按照景朝的律法，原告取消訴訟，何知縣是可以取消判決的，但他已經沒耐心管這些事了，在他看來這就是在浪費時間，直接宣判田氏免於刑杖，其他不變，他就宣佈退堂走了。

李三郎被打了二十大板，連同田氏一起壓入大牢。

張氏身上有傷，要回家治療，李二郎不放心田氏跟李三郎，自然要去大牢裡看看。

李家，傅折桂從村民手裡接過哭得像小花貓一樣的小虎子，餵他吃雲片糕。

小虎子哭了一陣子，正餓得不行，有甜甜的雲片糕，還有哄著他的傅折桂，他立刻雨過天晴，開心的吃了起來。

傅折桂收拾著先前帶回來的東西，還好沒人趁亂打劫，除了張氏拿走的那四十五文錢以外，所有的東西都在，尤其那件夾襖，只是沾了一點灰塵，沒有什麼破損。

傅折桂終於放下心頭的大石，坐在一邊跟小虎子一起吃雲片糕。

他們倆你餵我一塊，我餵你一口，其樂融融的樣子還真像親母子。

這時，李小妹掀開門簾走了進來，有些局促的道：「娘讓妳過去。」

傅折桂早就料到張氏不會這麼容易放過她，她了然的笑了笑，拿起一塊雲片糕塞到李小妹手裡，自願自的去了張氏的屋子。

李小妹舔了一下雲片糕，甜，一下子甜到了人的心裡，就像傅折桂剛才的笑一樣。她怎麼還笑得出來？李小妹將雲片糕藏起來，跟上了傅折桂。

張氏就住在傅折桂的對面，這間房子是正房，以前李老爺子跟張氏一起住，後來李老爺子去世，李小妹就搬過來陪她。

屋裡一陣藥味，看來張氏已經上過藥了，此時她正趴在炕上，一臉憤怒的盯著傅折桂。

「娘，妳身體好點了嗎？我一會兒把那兩根肉骨頭燉上，給妳補補。」傅折桂言笑晏晏，好像之前的事根本沒發生一樣。

「妳少在那裡裝好人，要不是妳，我怎麼會挨打！」張氏哼哼唧唧的道。

傅折桂收起了笑容，「如果我沒記錯的話，是三郎他們偷了錢，還想賴在我身上，這才害娘被打。我也是受害者，娘妳跟我生氣幹麼？」

事實確實如此，可是張氏平白無故挨了一頓打，就是氣不順，「你們沒有一個好東西，誰也別說誰。」

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傅折桂心裡想。

張氏本來是想教訓傅折桂一頓出出氣的，被她這麼一打岔，也忘了自己想說什麼，就讓她站在那裡，美其名曰給媳婦「立規矩」。

傅折桂站了一會兒就覺得腰酸背疼，正想找個由頭回屋去休息，就見李二郎從外面跑了回來。

「娘，我打聽清楚了，知縣老爺平常根本不管事，大牢裡是牢頭說了算。牢頭說，想把人撈出來，一個人十兩，交了銀子他們就放人。」李二郎抹了一把臉上的汗，急促的說。

「一個人十兩？對了，咱們家那二十兩銀子呢？知縣老爺還沒有還給咱們。」張氏驚得坐了起來，碰到屁股上的傷口，疼得彎腰。

李二郎看向傅折桂。

這件事傅折桂還真知道，「知縣老爺根本沒派人到咱們家來搜查，那二十兩銀子是官府的，拿出來嚇唬嚇唬人。咱們家的銀子在哪還要問三郎他們，看他們藏在哪裡。」

「妳在騙我們？」張氏難以置信，指著傅折桂，「妳也忒奸了！」

「我要是不這麼說，這會兒在牢房裡的就是我了。」傅折桂悠悠的道。

李二郎也吃了一驚，沒想到傅折桂這個看起來柔柔弱弱的人竟然有這樣的手段。

「娘，我去問三郎他們要銀子。」說著，他又出了門。

傅折桂看準機會，也悄悄的溜了出來。

跟張氏耗著，還不如幹點活心裡舒坦呢。

這個朝代沒有熨斗，但是有另外一種叫做火斗的東西，功能跟熨斗差不多。

這種火斗有點類似平底鍋，是用鐵做成的，有一個長柄、一個平斗盆，將木炭放在斗盆裡面就可以用了。

傅折桂不知道李家有沒有火斗，因此找上了李小妹。

「火斗啊，咱們家還真有，就是平常不怎麼用。」李小妹讓傅折桂等了一會兒，拿來一個火斗。

「有草紙嗎？」傅折桂又問。

草紙這個東西在農村挺少見的，但這難不倒李小妹，她出去一會兒就從自家三叔家借來了幾張。

萬事俱備，傅折桂開始去除衣服上的蠟油。

這種火斗不像現在的熨斗可以選擇哪個溫度，直接一按然後等著就行，這種火斗用起來全靠經驗，太燙的時候放在衣服上，會把衣服燙壞，等到涼了又不管用，傅折桂第一次用，還真有點拿捏不好。

「嫂子妳想怎麼做，告訴我，我試試。」李小妹在旁邊看了一會兒，忍不住出聲。傅折桂又比劃了兩下，選擇放棄，「妳看見這蠟油了嗎？把草紙墊到有蠟油的地方，然後用火斗加熱……」

李小妹一聽就會，按照傅折桂的辦法做了起來。

第一圈熨燙過後，那衣服上的蠟油已經掉了一大半，剩下的多熨燙幾次即可。

真的成功了！傅折桂心裡高興，想跟李小妹閒聊幾句，「妳不討厭我啊？還幫我燙衣服。」

「妳是我大嫂，咱們是一家人，我就應該幫妳。」

「我是說今天的事。」

「本來就是娘跟二嫂、三哥他們不對。」

李小妹還挺明白事理的，傅折桂笑了，「真是一個好姑娘，以後誰娶了妳就有福了。」

「大嫂……」李小妹羞紅了臉，「妳看看，這樣是不是可以了？」

傅折桂接過衣服一看，果然半點痕跡也沒留下，「小妹妳的手真巧，我一會兒去把這衣服洗一下晾上。」

「我幫妳。」李小妹得了稱讚，靦腆的道。

半個時辰以後，那件夾襖就晾在了傅折桂的屋子裡。現在天氣冷，衣服晾在外面一下子就會被凍住，這樣晾出來的衣服特別容易變形，晾在屋子裡就好多了。

「大嫂，妳知道的真多。」李小妹讚歎道。

「這只不過是一些生活小竅門，算不上什麼。」

「不是，我就覺得妳跟我們不一樣，有點像、像城裡的小姐，懂的比我們多。大嫂，是不是讀過書的女人都這樣？」李小妹說起這個，眼底全是光。

傅折桂不置可否，她根本就不是這個朝代的人，怎麼回答這個問題呢？